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七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汪墉

謄録監生臣張炳

福建通志卷七十

藝文三

序

唐歐陽詹東湖宴赴舉秀才詩序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之於闕下古者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自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歟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使飲則懽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醨致王人於德行而

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懽未我交其若嵬嵬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脩乃加之以宴餉彩巳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柞之禮執賔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訖筵樂過作而性情不流爵無算而儀刑有肅蹌蹌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岐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内訟而誓遷善焉嗚呼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翦而戸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烟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類宫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頴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滔佐賛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吐辛鼓𢿱羣先

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旨

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

歐陽君生於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河濆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閭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窅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移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所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嘗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飢氓也未知爲吉凶耶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此若家之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惟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容易由是振發於鄉

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甌閩之鄉不知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人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惟恐不及至之日凡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動不踰節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凡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今伏之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嘗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耶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為一家故其屬文之內名為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即拜君於外家之門大和中予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

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于予予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叔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絶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爾

宋王十朋蔡襄集序

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國朝四葉文章尤甚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

道河南尹公師魯莆田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歷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無未見剛之嘆而乃同出於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歟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文正鄱陽之貶余尹歐既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相見黜謫之後形於歌詩而斥為不肖羞其見縉紳之面而辱甚市朝之撻則公之剛又可知也十朋初見其詩於張唐英所撰仁英政要甚歆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没而不載竊以為恨乾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裵回顧嘆而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與大書深刻之記爭雄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於大用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真蹟猶在

凛然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黄堂時也蓋公至和嘉祐間嘗兩守是郡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爲首求其遺文則郡與學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書與化守鍾離公松傳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蔣君雖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爲人手校正之鋟板於郡庠得古律詩三百七十首奏請六十四首雜文五百八十四首而以四賢一不肖詩置於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者不載者悉編之凡他集爲最全且屬予序之予曰端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遒粹美後雖有善文辭好議論者莫能及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爲主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謂謇諤之臣出則爲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學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之浩然則發而爲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

羅從彦尊堯錄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然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幾至重常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宗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紹述者耶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鞅心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適時之難閔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剗熙寧與法一以遵祖故事為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無競作貞觀政要錄本

朝石介亦有聖政錄亶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開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尊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悲大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敵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記歲月以俟採擇臣羅從

序

序

馮夢得豫章先生遺藁序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異時闓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尊堯序錄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焉詩記表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致責志而沒道之不行有以也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孫泰孫出此編示予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學問闓於朝錄於太史傳誦於天下之經生學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敘而傳然不辭者自以生髮未燥時已知欽慕今六十五年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人弟子之末豈非疇曩之至願也哉春木之芼兮援我手之鶵兮茫茫九原爰莫起之後學馮夢

得敢拜手稽首而爲之書

李綱陳古靈文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頀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知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

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繇是言之文以德為主德以文為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與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為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為横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寝被知遇歷事三朝鬱為名臣判邦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端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為人主之所欽向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

光明如此而所為文章溫厚深純根於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為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冠以絲綸手詔經筵薦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為二十有六卷集成來謁求為之序某告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殊眷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為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公諱襃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贈給事中國

史有傳云

傅自得金溪泛舟序

紹興丙子八月十一日攜酒襆被謁朱元晦於九日山向晚幅巾藜杖相與徜徉於金溪渡頭喚舟共載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無纖雲兩岸古木森然微風搖動龍蛇布地溪光山色隨月照耀遠近上下更相輝映殆非塵世境界朱子曰樂哉斯遊乎舉盃引滿擊楫而歌楚騷九章聲調壯大潛魚為之驚躍栖鳥起而飛鳴予亦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以和之每至會心處輒遞起相獻酬時常飲酒率不過三杯皆大醉至是連酌十餘觥而月愈好舟愈快氣愈逸飲愈豪興愈無窮酒且盡檥舟岸側命老兵貸錢於酒家保亟挈一榼來解維復去洗盞更酌少焉斗轉參横風作浪湧余曰樂不可極將安之耶鼓棹而還會

宿於東峯道塲明日朱子賦詩以紀一時之勝
次韵為謝殊恨筆力衰退無餘句以稱清遊也

朱熹武夷書院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葢其山自
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石為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
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
如方屋帽者舊記所謂大隱屏也旁下兩麓坡陀旁
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外水依山西北來四
折過南復繞山東北流亦四折出溪流兩旁丹崖翠
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
右瞻顧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
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
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
西南向為仁智堂堂左室曰隱求以待棲息右室曰
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為

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為屋其中以羣居學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巔為亭回望大隱屏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背山臨溪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寒棲之外乃植援以斷兩麓之口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漁艇不濟總之為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倘佯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

士其尚有以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朱熹武夷山圖序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懸崖絶壁人跡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槎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壊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為衆所臣服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羣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邱焉豈即君長之居耶然舊記相傳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迮濾漫亦難辨識今冲祐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于是向背隱顯之間為能有以盡發其秘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主為題其首云

梁克家三山志序

予領郡暇日訪無諸以來遺跡故俗閩晉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記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諝復增為之皆散逸無存者獨最後一百九十二年本朝慶歷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傳於世自言視前志頗究悉然不過地理山川人士物産之大槩襃次亦復訣畧迄今又一百三十九年興廢增改率非其故矣闕不書者十九夫追惟往昔之事不可復記世常以為恨至耳目所接謂未遽泯没則又不急於紀録歲月因循忽莫省憶使來者復恨之斯古今通病所為甚惜也乃約諸里居與任於此者相與纂集討尋斷簡援據公牘採諸老長所傳得諸閭里所記上窮千載建創之始中閱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聞見厥類惟九靡不論載豈惟使四方知是邦於是為盛抑鄉古者有考焉

書成為四十卷名曰三山志淳熙九年五月八日

真德秀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心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

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三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則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

慎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敦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益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乃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旨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楊復儀禮圖序

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為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智巧莫能為焉聖人寫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卻此所以苦其難

也雖然莫難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畧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為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得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饗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無傳重可嘆也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併考之乃為佳爾蓋儀禮元未有圖故先師欲學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楚為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遺誤庶幾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乎

袁正規圖經序

事物之來新故相仍則有置有廢有興有衰而出於人成本於自然者殆不一也其井邑遷徙里閈經畫賢人偉德靈蹤異物祠藍溝植源泉浸漬累數千百載間見錯出及廢置興衰之繇或湮沒而不得聞亦近世之所病也乃以事事詢之於博學多識之士而後究蓋亦勞矣況事之所當知者亦豈少哉昔人每著於鉛槧間後之覽者潛心選想雖歲甚久若出今時雖世甚遠若粲然在目此圖經之所不可無也事物之大類能總之簡冊便閱於人條分縷析歷億萬年若數一二日之易況茲一邑乎又其來未甚久也夫創始者難為功續終者易為力非不知簡冊之便其泥於常情而倦於創始其亦夙夜在公而未暇歟不然則邑之圖經何可得而闕也嗟夫人每失於因循事或忘於持久知此則其於事幾希矣長樂在十

二邑之中地非沃壤魚鹽之利歲上於公家者常居諸邑之最其如文物之盛山川之美闕記遺落多矣乃屬邑人林通博採其事為之圖經或有未完以待好事者補之可也宋元祐三年歲戊辰

王邁政經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于世至儆棊中端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咨䕫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為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至相顧隕涕既而洪公亦告痒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温陵日所著邁時分教雎郡鄉友趙時𢡟宗華為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實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宗華今大庾鋟梓縣齋以一帙見畀序於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先

生所著之書鑿鑿乎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為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為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述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為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為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為韓宗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國步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脈庶其有永乎

元吳海監郡編役序

古之役民用其力而已然歲不過三日其用之為甚輕唐制歲役民二旬有事而加役免其調役三旬則租調俱免不幸有蟲霜水旱之災即課役悉除之意用其力則緩其財用其財則紓其力民者國之本不欲傷之也後世役寖重猶但用其力耳國家立法非不善後益誅取焉福建當天下彈丸黑子之地比年

盜賊軍旅飢饉民死傷流亡之餘視舊不加衆也地之所產物視舊不加多也而今日官員吏胥何啻三十倍於舊百司皂隸無賴亡命之徒說為兵者不知幾十倍於舊又鄰省他道不能即治所而寓於此者是皆給在何人常賦不充至於預借勸助不足乃立科率民無所出至捐生而逭禍者屢有之矣豈非日前之事耶郡侯在任久知役法之病奉省憲命而新之卒事衆稱其仁有老父言曰福州附版圖將九十年至治以來役法凡六更矣夫民力不齊大者三十年小者十年强弱異矣官據籍不知變弱者不過一役即貧貧而貸之況有不貸乎閒一更法當事者或恃其明察或負其强悍以獨見為精敏以衆詢為不能聚數百人於庭鞭笞搒掠責其成於一二日之閒吏巧法與豪猾表裏貧民受抑無訴彼且擅以為名聲不亦誤耶今侯自建局竣事屏去刑罰朝夕貴千百言諄諄勸告侯豈不賢於彼哉吁侯入官自撫其

子為之節飲食時寢興曰吾子也誠愛之矣出而坐

黃堂之上視其傫然在下者豈不曰是亦吾子也問

其疾病察其所苦亦思有以寬之耶侯之心於是益

可推矣嗚呼使在上者能御下以寬在下者能撫民

以寬民庶

幾有瘳乎

明宋濂張翠屏集序

嗚呼濂尚忍序先生之文耶先生長濂凡九歲濂初

濡毫學文先生已擢進士第列官州邑及其教成均

入詞垣先生之文益散落四方濂得觀之未嘗不歛

袵而以未能識面為歉去年春始獲與先生會於京

師各出所為舊藁相與劇論至夜分弗倦且曰吾生

平甚不服人觀子之文殆將心醉也濂竊謂先生泰

長者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激昂爾非誠然也曾未

幾先生使安南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相寄

其稱奬則尤甚於前日者濂讀而疑之酸鹹之嗜偶與先生同故先生云然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他人也方將與先生細論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濂尚忍序先生之文耶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惟漢為近古至於東都則漸趨於綺靡而晉宋齊梁之間排諧骫骳歲益月增其弊為滋甚至唐韓愈氏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韓氏之文固佳獨不能行於當時逮宋歐陽修始效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歐陽氏同時而作者有曾鞏氏有王安石氏皆以古文辭倡明斯道蓋不下歐陽氏者也歐陽氏之文如澄湖萬頃波濤不興魚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已千餘祀樹質將盡獨真液凝結蔪然而猶存是三家者天下咸宗之有元號稱多士或出入其範圍而

隳括其規模者輒取文名以去故章甫逢掖之徒每驕人曰我之文學歐陽氏也學曾王氏也殊不知三君子者上取法於周於秦於漢也所以學歐陽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纖以弱學曾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緩而弛學王氏而不至者其失也枯以瘠此非三君子之過也不善學之其流弊遂至於斯也文之信難言者一至如是乎濂與先生劇論時未嘗不撫卷而三嘆奈何狂瀾既倒滔滔從之而無有如先生之所慮者也不亦悲乎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周秦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豈腴而不流於叢冗雄峭而不失於粗厲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雖亡其絢爛若星斗流峙如河嶽者固未始亡也信諸今而垂於後者豈不有在乎如濂不敏童而習之顛毛種種猶不得其門而入凡先生之稱奬者皆濂之所甚愧者也先生之子孟晦乃持翠屏稿來徵為之序嗚呼濂尚

忍序先生之文耶故舉先生相與論文者書之於篇端庶幾流俗知所自警而讀先生之文者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也夫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春秋經說若干卷不在集中先生諱以寧字志道姓張氏福之古田人泰定丁卯進士仕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云

高棅唐詩品彙序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絶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所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

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奇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寒瘦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尚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塲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謂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

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壼奧也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必能識得何者為王楊盧駱又何者為沈宋又何者為陳拾遺又何者為李杜又何者為孟為儲為二王為高岑為常劉韋柳為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斯可以言詩矣予夙耽於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喆採摭群英芟夷繁蕪衷成一集以為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畧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為題所界是皆畧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元又元詩府詩統三體眾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惟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徑路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

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也謬是遠覽窮搜審詳取舍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為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溫柔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李元律呂元聲序

樂者古昔聖帝明王所甚重也至周情文大備律呂度數人人習知秦去周未遠猶有存者六籍既焚樂

經論喪其制遂亡漢儒掇拾煨燼莫知適從河間獻王與毛生共採周官及言樂事者以作樂記亦不言制樂之度至司馬遷止因九寸之文遂以九寸為黄鍾之管不知為黄鍾之變積數之極也漢解亦以變數之極為準非黄鍾之始也孰悟子月一陽之始可以九寸之老當之乎歷晉魏周齊隋唐五季議者愈多而法愈亂宋建隆之後雖亦致意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魏漢津劉几楊傑之議終不能相一至蔡季通雖稱近世所未講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成法然以九分為寸變律半聲三分損益上生下生務尋隔八仲呂而窮往而不返甚為未當大抵踵遷之失余弟雨山文利雅好古樂力搜遠取乃得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呂氏春秋所載黄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曰含少因而究之積以歲月推原本根條理通貫清濁攸序始終相生天人之道脗合無間遂以三

分九寸為黄鐘一陽之始積滿九寸為涎賔老陽之極二律為經十律為緯左右對待俱得數一百二十九分三分損一隔八分相生案圖可定非襲儒先之舊業實得天數之自然劉恕無忌能存度於羣迷之時豈心有所見而獨得耶抑天惜樂之亡特存其迹以待知者復之歟顧續史者反刪而以九寸為黄鐘之真棄此而不之究可嘆也是書作於桂陽教授思南猶未脫稿病劇命姪岳清錄之甫成而逝乃絶筆也偽得識樂君子相與議之究此聲氣之元太古之樂可復太和之治可致而余弟一得之愚不虛矣

邵銅闘過齋集序

文章天下之公器雖時異世殊家傳人誦不忍釋手及其板行已久猶欲新之以垂永遠果何以得此哉必其人德藴諸已道孚於人發而為言有關世教有裨治道有切於民生日用若然雖欲不傳烏可已也

吾閩朝宗吳先生氣質剛明學識醇正平日踐履篤實一言一行莫非矩度不幸生非其時寧甘藜藿而修仁義不苟叨位慕祿閒居於古今成敗治道升降人物賢否政事得失莫不形之於文皆嚴毅正大之辭絕輕浮誇誕之態所謂古君子葢其人與銅嘗考之載籍閩自述古季慈二陳閩中鄭公闢周執中劉五先生倡道於前繼而龜山楊仲素羅延平李三先生出至朱夫子集羣賢之大成益講明於後道德入人之深世號海濵鄒魯又如胡文定致堂五峯籍溪蔡西山父子劉白水屏山黄勉齋陳北溪真西山潘瓜山熊勿軒諸賢彬彬輩出文行表表皆可師法故閩之士習不以浮文勝質為先而以躬行實踐為急俗尚之淳清修苦節有東漢名賢之風當時若賈似道誤國貶建州朝議以為朱子講道之邦其敢居此乎是亦足徵矣先生生當元季繹騷之時遁德於身自蔽於不耀之地駸駸乎不知老之將至此其可惜

也使其見用於盛朝所以邑宣治道而斧藻休光者又不知與古之豪傑孰先而孰後也耶先生之文洪武間曾鏤板未幾皆散失無存銅自幼侍先君談及先生道德為詳誦先生之文頗習今先君沒又四十三年近閱書蔵得先君所錄舊本手澤尚新反覆玩味不勝悲感遂命工重刊以永其傳謹述先生行實之槩書於卷首俾觀者得有所考先生名海朝宗其字號魯客齋扁曰闇過學者皆稱為闇過夫子云

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

不佞居恒愛春秋傳所記如叔向子產往往立譚之間歷數先王之典旁及稗說禨祥靡不辨究意其人不盡神識當必有掌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漢而下類書可知者數家宋馬氏文獻通考最著嘉定王君重為之續凡百數十卷既成問序於不佞不佞遜謝不獲披其目按之掩卷作曰嗟嗟有意乎續之

者哉蓋昔者夫子歎杞宋之莫徵而竒恨於文獻云夫文獻之不足徵也為之前者之罪也雖然文獻之不足徵也非盡為之前者之罪也固有糟粕而弁髦之因以就澌滅者矣凡古哲立言必賴後人爲羽翼紹明而衍于大備非前之得智寡而後之得智多也勢也區宇之廣年運之邈其蹤跡流漫浮沈而斤斤焉一人為之主出其獨智而收之吾耳目有盡而事物之變無盡以有盡遇無盡則智於是乎詘而徵有時窮惟傳之人人而代為之主代各出其獨智以收其所不及事物之變無盡而為耳目者亦無盡夫古之不能不待於今猶今之不能不待於古者也其相為功也晝之于夜而三時之于春也為之後者不惟莫之紹明而且舉而弁髦之以就澌滅如杞宋之文獻也則豈惟其前之故然則當杞宋時有能不弁髦其典章而守之以俟者固聖人之所與也夫僅能守之而不弁髦猶為聖人所與如有人焉其文獻之所

闕不特杞宋二國而繼其後又不止於不弁髦之而能羽翼紹明以成其所不及其歎賞又當何如也余覩馬貴與之書臚分彙列象形之所茁孕世代之所汚隆政法之所沿革蒐輯具是矣慮表而適於思則不能無畧暁聞而仰于識則不能無忘時與地合者可以知而漏於不能知則多遺時與地懸者不可知而隔於不能知則多曠嗚呼此續文獻通考之所以作也王君自良史筆而致意斯舉有鑒裁矣諸所獨造以起義者若而條所緣飾以終事者若而條由宋而前爲貴與忠臣由宋以後遵貴與之約束殫精竭力以述爲創者乎彬彬然博而衷贍而不穢古志乘之流也今夫稱人壽曰百年百年之壽閱人於千百而不二三焉其耳目之用不能舉於賬簿之外然與之上下史籍而數千載事常躍如於其前無百歲之身而有千歲之智則誰力哉學者以疏志廣識仕者以稽憲綏猷編摩家實不可誣拘儒學一先生言暖

眛自好高標寸心目懾掌故不啻糟粕而弁髦之憚於紀遠誇溺相戒然則叔向子產非耶楞然之腹而厭薄入珍曰何以雜俎為吾恐易牙之竊笑也夫以夫子之明聖於二代禮自謂學而能言而猶惓惓杞宋令心可獨信則夫子不寄恨於文獻夫子而寄恨於文獻則非信心之難而無考之患也挾弓矢而從禽孰與張羅之多獲猶古君子欲網羅于前代之場則是編亦既為之苑囿矣

馬森李大將軍靖海殊勳詩序

夫閩古越地也稱為山海奧區西以北諸郡郡則盤山複嶺菉林曲澗頻為盜藪東以南諸郡則薄海溟渤島嶼紆迴揚帆鼓棹之夫時逞鯨鯢瞬息千里故閩之保障防山寇若易防海寇難也自嘉靖丁巳倭奴肆毒至肝腦會城外若洪塘南臺諸村鎮咸虔劉而魚肉之至陥寧德福清莆田平海諸城池禍極慘烈

良由不能禦之海上以致蔓滋城市也雖頻譚中丞戚元帥收功廓清然皆陸戰也幸亦晚矣嗣是衆議猶多壁詰陸師歲集東陽壯士番休來備而海航則實未之講也自西垣李公奉命入閩總兵即究心舟師之源委察稽島嶼之險要咨詢上下而得其所以為備之謀繕舟治具簡將練兵蓋誠毋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者也於時閩海無波五寨高枕惟東廣弗靖山海冦與而曾一本者桀黠跳梁橫肆海上荼毒惠潮之地至逼會城以戕賊有衆官兵莫敢誰何潮之上溜馬耳蓮澳諸海汊咸為巢窟而閩之銅山元鍾諸鎮界近海中者揚帆直達遠不崇朝矣震隣之恐人恒忽之而公獨以為憂往歲戊辰七月余尚居京師得公手書具所規畫閩者如曰海上交鋒視舟大為勝筭乃曾賊烏艚大且堅吾福船不足以抵敵宜備巨艦又曰舟師合戰惟火攻為上若發熕之力最大可以破堅沈舟又曰曾賊糜爛廣地久矣

必窺吾閩則銅山元鍾諸寨所宜預防且授余以閩廣海洋二圖其諜探賊蹤與泊舟出入險隘阨塞悉在目中亡何冬暮冦卒然突犯巨艦雖未集而公已逆料如響矣故能先謀素定臨之不驚人人皆殊死鬬賊不得一逞俘斬焚溺如摧枯拉朽不亟月羣醜盡殲元兇就僇即所覩閩往昔潘林仙遊之捷則烈矣人咸頌公之知彼知己為習於兵法用間誘降為得死力創巨艦試發熕為獨出衆見而不知公之赤心忠誠不與賊俱生則固有以激厲將士一彼衆志呼噏感台古名將未能或之先也吾閩之海上從此肅清封守謹固山孽亦且寒心而潛消矣余與縉紳大夫皆閩產也蒙公之休室家胥慶相與詠歌以揚膚功標其卷曰靖海殊勲且以余嘗濟時賞識公也故索余言於首余不辭而發其所以倡和之端云

馬森郭子長集序

子長世農於海曲其先人青衿衒世毋旌表何氏於棐業授之衿子長感發乃以貢釋褐居長安三年貧不謀朝夕者屢矣每語余曰吾閩蕞爾崛起者難唐初辟令之始登第為補闕嗟苜蓿於歲寒而其鄉以廉名吾起下里窮閻敢嗟貧於上國乎余慰之曰唐自中興後李椅為觀察重脩學校林藻由之而興其門為最盛況子起家適中興之運乎子長以歐陽詹繼登由觀察常袞所貢而與韓愈李翺輩游文名頗加於藻乃仕不過四門且早卒於京師愈詞之所以哀也是崛起不亦難哉亡何子長卒如之謂之知命者非耶余頗述其行為傳弗若翺之傳詹有文觀察徐公子與乃謂視有道碑可皆無愧色遂祀子長於學校余竊稍梓其集茲因託公訂之尋并其遺藁為十卷重梓焉子長子造卿公所貢士也謁序於余而將公命曰昔歐陽集十卷觀察李貽孫梓而序之敢竊比卒所託矣夫閩山川之英唐末發於人文自詹

之後彬彬迄今而有子長故舉於俎豆猶消人求駿骨其貢造御者亦致士自踶始耳閬賓多才下里且然若三山之盛七閩之衆有與於斯文不愈奇乎哉敢因以詔來者章惠一言命之嗟乎公稱子長偕武帝延平爲喻夫閬洞天霍林第一而今多稱武帝重太史公之書也歐冶故池在閩中城其稱延平者多則張司空博物所重耳故今之先藻而詹繼家則承椅觀厥成今乃祀家多稱詹賓重愈詞及之焉其以閩登第自詹始則他之過情甙有矣顏指藉以重豈非愈爲世重哉今海內卯公若泰山北斗別爲觀察壯閩海而迺推引貽孫乎蓋公長者往往如此即祀子長於幽潛嘉其配盧氏節孝命有司奏旌表椅之勵風俗曷加焉而以文貢縣鄉士若家之翕然化者匯直造御爲然獨其一門以重奇矣自是觀察承之將務表章文獻若今之藻者罔俾幾於無徵且必亟得士士喁喁自効則文獻日興其追祀公何如哉若

子長傳余既無愧色其集公序則益無過情焉是猶武夷祀錄上列於封禪延平精華更拭以華陰者矣余不佞為述今昔之感而叙其所由重且辱命詒來者敢以告多士云爾

周天佐送尹良齋復貳泉州序

漢寇恂撫河內有惠愛河內人懷之當遷之日相與請於上曰願借寇君一年漢天子竟以與之此豈獨其時上下之間休戚相關未甚殊阻迺亦其地近其情易達故耳泉州閩海之陬去京師八千餘里山海小民非征遣輸將之役則白首不識帝畿又焉能自達闕下請所欲也良齋尹公往乙未歲以餘杭令奏績遷今大夫即以是歲入泉貳守職專清戎異時清戎者無論他弊只追呼之擾至使數口之家不得時釆耜大夫獨省從親行所部邑循循奉職農民不廢業而戎籍畢清當道多所推委旁及他務皆事事不

負其心以求百姓之便且始終一廉其視懸魚卻金真不愧矣先年巡察者舉大夫才宜遷禁泉人莫不悵望蓋以遷禁非廉能最科且恐其言卒行則遂奪所欲而恵徼於他郡矣既得不遷泉之人乃安之大夫亦一意恵我泉人為政三年無得罪於百姓今年夏奏績上都適予治儲廣川廣川當冠蓋之衝凡今時吏習得惡靚記每以吏事入京師者蓋自薊臯暨郡邑長貳水浮陸走舟車侈盛大夫獨稅民閒小船僅可容膝行李蕭然予察大夫之意無悔也今世在外欲與斯民造福幾古循良之治在內欲裨益雅俗使人人重自愛砥礪廉靖則如良齋大夫其人豈可少哉逮予自廣州報命復與大夫相見京師間時則大夫治行已隱然奏最矣吾泉人所欲於大夫而顧借之心蓋人人有之但不能自達既而果以大夫復貳泉州泉人上忻忻樂得舊父母大夫亦忻然不憾其再治泉曰他日復見百姓當無愧色耳泉州令父

毋蒲山俞公素峯葉公自下車至於今以予所聞無間言真長者行事吾民有天矣茲復以大夫往貳之俞然子愛相聚一堂天子明見萬里重恤吾泉人所欲與聚乃如此夫方今廟謨問罪南夷泉州適當接壤或傳議者欲於吾泉募海兵糴糧以隨夫泉州齊民率無饒積歲稍饑饉即仰哺廣船之粟入海濵者只能捕魚為業間有矣兵往來海上類非土著人若果於泉募兵糴糧蓋亦難哉此惟大夫在泉州獨久且閩廣之間民情土俗相去為近最詳知之大夫每聞此則驚悦悲歎與泉人士同憂且云當為白利害以塞其議茲往也吾泉人其所賴於大夫又特重云

吳國倫送周兵憲赴海道序

公初為冬官郎以營宮功當敘為内御已屬所善耿御史直言忤權貴人權貴人御之遂移目所善一時

諸名士曰此輩直為之公故出為延平守未幾上竟用御史言譲權貴人免官謝罪去客有賀公者曰權貴人去公等自此升矣公曰休矣容直遠姦主上之德直言敢諌御史之事吾誠無狀何至掠人之美以邀主恩即使靦顔內御貴矣安見其有加於良二千石乎於是人益歸公長者謂難以富貴利達嘗也其治延也明師帥之體修保障之令興禮尚讓存問耆老吏民有善輒避堂以舍之即古文蜀郡劉弘農孟雲中其風益籍籍焉間者烏兵冠閩中諸縣道烽燧相望人山澤亡命乗墉而聚沙尤閩危延者如累卵矣公毅然獵纓矣語衆曰夫延故七閩襟喉也延危則七閩道阻而徼兵餽餉其進無繇以吾居延而使七閩坐困人安在其為良二千石乎吾蓋有以籌此矣故冠至公輕裘緩帶以臨之使民不懼寇退公又卧薪嘗膽以備之使民不懈夫不懼則待敵有餘勇不懈則思患有餘智以故寇止界境乗墉之衆執而

為倖公誠得勝算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漢制
太守兼領武事則稱郡將予竊謂今之七閩守吏皆
有郡將之責也至稱文武才宜莫如公會中丞譚公
御史李公並以公文武才疏薦於上謂宜提兵漳泉
制夷於海不使得內侵是時上方宵旰南顧喜為海
上得人遂報可乃延之父老相扶攜遮道流涕固爭
於中丞御史之前曰奈何奪吾師帥撤我保障耶顧
我奚罪不得救河內人借寇君一年耶兩公諭之曰
父老無慮汝周公此行為父老耳夫閩大勢譬一巨
室而家督者所使捍門戶得其人則舉室之人無警
今海上夷所從入門戶也延堂奧也汝周公居延延
安移之海上則夷無所從入而七閩舉安且父老獨
不聞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又不聞晉侯曰
百萬師不如一賢乎奈何狃堂奧之粗安而忘門戶
遠計為也父老唯唯杖涕從諸大夫送公于郊而拜
之曰願公此行克壯其猷使海上諸孽望風而萎豈

惟不負中丞御史所舉即皇上十年南顧之憂非公其誰觧之父老不即塡溝壑猶能延頸太平矣公遂慷慨策馬以行

林材三山志序

閩自晉太康始置郡迄今且越千年滄海桑田不翅三變矣東晉太守陶夔唐郡人林諝宋郡人林世程各有撰記皆久湮無存宋淳熙間清源梁克家叔子來守是邦輯三山志時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負文名多所考述元致和又有三山續志明興二百五十年志一修於正德庚辰再修於萬歴己卯迨玆壬子復加修輯欲求正德庚辰志而參閱之僅僅得於一二世家至萬歴已卯志則陰祈求改寖失太史之舊執簡盱衡爲之三嘆夫以近者尚如此又何意於數百載之上㕜有魯壁藏經汲冢斷簡者哉一日

謝在杭水部王永啟武曾特為蔡敏家所抄宋淳熙三山志過道山相示余喜而作曰事覈而詞確章往詣來於是乎在遂謀以授諸梓顧山中菑畬安獲所羨以覓梨棗會有郡乘之役悉公家庖廩之繼可數十金人節縮裘餅以益之甫殺青客有向余笑曰芻狗既夷蚪蚪是問子亦乖於時違於好矣余曰否否昔仲尼學郯子而慨失官志二代而傷杞宋益傳聞罕據則徵信無從此所以文獻闕而夏殷之禮亡方策存而文武之政舉耳閩為東南大藩而晉安襟帶列郡長空滄滄萬古銷沈閒嘗眺越王之故墟迴螺女之遠涘俯榕城之萬蔭挹甌冶之一泓而臺上鷓鴣望中烟雨欲問其事而故老皆無在者今幸睹是編霸圖若繪國紀如星遠而歷朝之興廢數轉波洄邇而四郭之周遭陵虛邑改辨方啟宇則嚴太守高之茂烈猶存尊主庇民則蔡忠惠十數公之流芳未泯地靈人傑户誦家弦此皆在邦域之中與天壤共

敞者也輓近以來匪先民是程歇馬逢人孰尋故事即聚國族而生於斯者詢以數世枌榆百年桑梓流風善政遺俗故家率倀倀然莫之能省嗚呼以今天下多類此叔子之志不益荒哉客唯唯而退用是與同脩郡乘謝在杭王永啟朱君聘鄧汝實徐興公王粹夫諸君子兼搜互討遍觀厥成俾千古此都之鑑不當吾世而失之若元致和志計後是志百有餘年而茫然無所考倘亦有藏之名山者乎則願以俟他日

黄仲昭八閩通志序

閩雖為東南僻壤然自唐以來文獻漸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義道德之風於是乎可以不愧於鄒魯矣先哲凋謝典型日遠士習民風漸不如昔此有志於世道者所為深慨嘆也仲昭多病早衰退處

山林竊不自揆思欲考求前誌表章先哲之典型以
風厲後學庶幾於世道少有所補而不終為聖朝棄
物也顧私家無力不能盡得八郡之誌以備檢閱而
書人筆札之屬亦無所取給葢有志而未能者久之
適今御用監太監五羊陳公奉命鎮閩雅好文事藩
臬諸君子因以諸郡之誌久曠不修為言公慨然曰
誰可屬筆者諸君子僉以仲昭為宜公乃具書幣俾
行部憲臣踵門而請焉仲昭亦欲有以畢其初志故
不辭而為定其凡例隨事分類為大目十又八所統
小目凡四十又二每類則合八府一州之事以次列
之釐為八十七卷名曰八閩通誌其間若地理食貨
秩官學校選舉壇廟恤政宮室邱墓古蹟之類皆因
諸郡所采事蹟隨其詳畧稍加刪次或遇營建修治
之得宜而可以示法於後世者始備錄之至於人物
一類誌或有未載及載而未盡者必旁搜博考尤致
其重焉如福之人物舊誌俱未有登載今則以進士

郡人林謹夫所輯鄉賢傳及閩邑庠司訓蔺溪鄭瓏所輯郡誌采入莆之人物亦未有類萃而歸于一者今則以郡人方先生時舉所著人物誌吴先生源所著名公事迹及今少冢宰彭先生韶所輯莆陽誌采入建寧舊誌已亡成化初郡守安成劉鉞嘗修之未及成而遷官遂并攜以去陳公特遣使詣其家訪得之今悉因其所載者采入延平則有郡庠司訓繆雲巽阜所修誌邵武則有前郡守南充馮孜後郡守仁壽劉元所修誌泉漳汀三郡誌則皆近日郡人所纂輯者今所採人物皆因之又慮局於見聞之偏而於公論有未協也復以質於膳部主事莆田宋端儀重考論而去取焉先儒廣漢張子嘗論修誌不可不載人物豈不以人物乃典刑所繫而可以有補於世教乎仲昭纂輯斯誌而尤慎重於是者蓋亦廣漢張子之遺意也時預纂修者福州指揮陶僖前黄梅司訓三山龔章麗水司訓宗姪洙儒士莆田熊晟張元紳

及樊鄭二司訓也終始相成其事惟元紳及洙之力爲多提督采取諸郡事蹟及綱領纂修之事者提學僉憲金陵任君彥常實任之若夫鐫摹筆札書人刻工之費則皆陳公所自區畫一芥不以煩有司周是仲昭得以優游歲月以卒其事云

葉向高閩書序

閩書者何以志閩也閩故無志黄公仲昭始創爲之久而莫續故弗傳也侍御山陰陸公夢祖來按是邦謂閩名藩也而文獻之弗徵何以示後檄下郡邑各修厥事而請匯裁何公與一二鄉紳之有文者董其成載筆焉何公辭不就迨列郡志成以上學使者慈谿馮公焜馮公復衰而致之何公請竟斯役公於是盡取八郡一州五十七邑之乘而徧閱之撮其精華去其繁冗文其朴野析其混淆而又旁搜博採凡遺

蹤逸事散見於他書者悉行摭拾以益其罅漏為志二十有二為卷若干其義例皆公所創定更五載始成編擕以示余為之序余窮數旬之力讀之乃竟嘆曰美哉皇皇乎非但一方之信史亦千古之鴻裁也其足貽既往而鏡來茲奚疑哉抑余因是有感於閩事焉閩在上世不列於職方至無諸佐漢肇啓王封爰登圖版是閩之一初也然而草昧新開經綸未具龍臺歐冶若有若無未幾而復徙其民於江淮遂虛其地此一厄也商及六朝差同賓服唐常衮觀察建學興文衣冠始奮人閩之一初也載史王氏竊據稱雄初猶小康終則大亂龍帳宣淫寶宮崇慝縱橫亟思荼毒干戈又一厄也此如重陰濁霧之境乍露微光忽復蔽塞蓄梧荒陋而文明若斯之難矣至宋而值山先生得統河洛諸大儒接踵繼起煥乎揭日月於中天幽遐與洙泗耀光明鄒魯之名繇此而著明興益緒其業山陬海澨絃誦相聞碩士魁人後先繼起

吾讀英舊志而咨嗟慨慕不勝高山景行之思焉要以淵源所自實本宋儒故宋儒之功於閩不啻關洛濂而開天閩士守宋儒之訓宜不啻若功令乃今拾瀋時流操戈前哲等傳註於弁髦以穿鑿為捷徑此如故家子弟豢養膏粱而忘其先世之遺籍家有千金棄若敝帚良足嘆已天地淳龐之氣積久而發則其發必昌及其發之過而無為之醖釀則人將𡨋颯而不振故論閩於今日亦盛衰升降之會也兼之干掫失職桑土疏防滄海緣林恭為盜藪其民亦習於淫侈物產日耗吏治滋偷吾讀扞圉島夷萑苻文涖風俗南產諸志而穆然深思不勝杞人嫠婦之念焉往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何公之孜孜矻矻竭數載之力從事於此其用意深而其為閩慮遠矣至於抽揚小善邀通不遺闡發幽光鴻纖畢舉則在閩言閩寧恕毋刻惟是非之不謬斯懲勸之有裨固不必搜瑕掩瑜過為吹索此實公厚待桑梓之盛心而非輕於

持論者所能窺測也公家世源流具載志末生平篤學真脩無媿宋儒里居二十餘年日惟談道著書誨引後進於古今成敗國家典故無不考究談之歷歷如指掌以名儒而兼良史惟公其人於志閩何有昔春秋時列國分爭孟氏所舉有史者僅魯與晉楚耳魯有夫子邱明晉有董狐史墨楚有左史倚相是以有史吾閩有何公故有茲書夫何公聖人之徒也何論董狐左史輩哉於是乃益見閩之為鄒魯矣

黄克纘袁中丞撫閩疏草序

夫人臣議事易而任事難議事者成則歸功於己敗則罪諉於人任事者百為百成方稱以為功九成一虧輒指以為罪夫事非勇往直任之難而委曲周旋必求上下兼濟之難也故便於身不便於民仁者不為也便於民有損於國義者不為也予上下史冊觀古名臣若申屠嘉之欲斬鄧通鼂錯汲黯之矯制開

倉趙充國之籌畫先零可謂能任矣然嘉雖執法終犯投鼠之戒充國雖固守便宜而內有公卿異同之議外有辛許掣肘之虞惟長孺權宜救民臣主相信史冊豔之甚矣任事之難也中丞晞我袁公鎮撫吾閩其心仁以恕其操廉以貞其政寬以肅蓋自為方伯時士民已親而戴之若納赤子於慈母之懷惟恐其頃刻離也視事未幾會榷使高寀惡盈罪稔激變於閩飛矢吐火幾令全城煨燼公於是時手握水陸兵凡數萬豈不能下令軍中使披堅執銳助士民攻寀然寀死而上必震怒如是者身危又豈不能選擇猛將率勁卒千人入寀之穴執寀歸朝然寀知死而致力衝突而出遏之者立見虀粉如是者身危夫身危其小者也使軍民殺寀則朝廷威令不行而國體傷使寀屠戮軍民則朝廷命使幾與倭虜無異而國體又傷以是任事是僨之也公於是際不動聲色惟內曉寀謂取民之物必當償直外曉軍民謂所取財

貧吾當責償爾無妄動變大而小視之機危而安處之及家出不意突來刼質公惟少整衣而出開門而迎耳其規摹操縱固未嘗有毫髮之差也連上五疏斥其悖逆始終以生死去留聽之君父卒之民害去而國體全所存者大而所傷者小公於任事亦稱良工苦心矣今讀公撫閩奏疏凡四十篇為聖母而恭慰者三廣孝思也為處置有司者四進退監司者五重吏治也為卻琉球貢使者一為海防而鑒别條議者六消海氛也為水災奏報請䘏者再重民命也為罷榷税參惡璫而發者九除民害也税璫去而乞身者六乞免代者二明士節也公之心事皎如日星不係於榷璫一事獨論之詳者公之所難在是而公之去亦坐是葢上台璫歸而有咎公以疏取侮者亦責備賢者之意然不虞為璫釋憾也事固有當預防亦有不可預防者魚朝恩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

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闔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故公之轅門晝掩即子儀之不聽衰甲也寀雖冥頑不靈見公不以兵自衛亦知公無傷害意但欲刼公爲畫自免之策耳大都閩人之利在寀之去寀去則禍根拔公雖力求罷以謝寀無不可者大夫任事能爲地方去大害捍大患則分内畢矣小小榮辱得喪何足以掛胸臆公戒行矣代公者已擇人矣而吾猶不能無望於公者以敝郡之被災於今三歲飢餓困乏未有甚於此時大破常格而拯贍之令實惠必及於民此汲長孺之義也夫任事於在事時易而任事於謝事時難公疏中有此一段未畢之事豈可以謝事而廢之易曰渙有丘匪夷所思蓋必常人思慮所不能及乃稱任哉

董應舉鄭一拂先生祠錄序

吾鄉鄭介公一拂先生清凉寺祠之復益發自焦太史而九我臺山二先生成之既宇既庭祀事有經過者徘徊入者咏嘆于是乎有唱有和有記有畧有官府之典𭧂又有前代遺文傳志謚議太史手錄燦然足徵鄭君鑣以為是不可不傳遂梓之並祠之規制器物靡所不備董生應舉伏讀而嘉嘆作而曰嗟夫此王介甫吕平甫諸人所極力擠抑欲致之死元祐諸君子所心賢而未敢輒援者今乃令人景慕至此哉且公去今已四百餘年朝代更易遺迹雲散公于此地又非有政澤之施族里之寄徒以一時禪林燈火佔畢遂成俎豆廢而復興嗣而不絶人人若為其子孫然天理民𭧂之不可卒泯如此若使當時諸人令而在過公祠下不知當何如為心或者好惡轉易未可知也嗟夫骨鯁難親流風易動從古已然彼極力擠抑與夫心賢之而未敢輒援者徒以成公一拂之名自遺天下萬世以恨嘆之資而已于公何加損

哉予嘗反覆公傳詳其始末公之卓然掐麾不動志
士或能之獨其結忠致命朗于必濟當九閽不通之
日觸禁行權擅發馬遞竟能危一動主聽轉旱為霖使
人不知所從入是為奇耳造次一疏遂關宋室興亡
三百年來鮮有其比即唐子方鄒志完號稱敢言其
言僅止于宮闈以公視之猶劒首之一吷至若劉
向歷平劇奸傷亂言舍慟痛見若著龜非不有關宗
社而入之無術徒鬱而自殘豁是觀之公之為公不
特大節耿著其識力才術固足以當天下之所難而
為其所不敢是夫子所謂剛而可與權者而當時以
為狂斥去之知者以為介以為合于殺身成仁難進
易退之說竟無有知公之關繫社稷者非獨介甫不
知即司馬公亦不知非獨司馬公不知即東坡亦未
必知之蓋至紹聖決裂靖康播遷公言一一皆驗而
公始見矣使當時終用公即不必有元祐使元祐得
公為助亦何至調停而竟遺後患乎此志士所以撫

膺長嘆也其後百年至嘉定人始為公易名祠始建入三百餘年至今日而祠始復公之精誠氣象與其讀書之景山齋寂歷雪夜流觴皆赫若目前臨風撫咏猶足起懦興頑使人追想而不能已東望故人侫佛之所當時所詫邀寵君父恃為可久者已烟消雲散不可復道矣嗟夫世之所恃固在此不在彼也

黄文煥楚詞聽直序

入刑曹即研陶詩淡日雨畢端陽已届矣言念正則被讒伐功與鉤黨竒比講學市聲殆侶同況屈焉伐諸余焉市諸取小溪所齋進兩架書抽楚辭朗誦之更廣繙諸詁袛斤斤字義間至曲折所係去屈子本懷不知尚隔幾里因於是日先拈九歌咀且繹焉以其篇短緒易尋也每一題裂數寸殘楮作蠅頭字畧評十數句多或數十視昔詁有加頗自憙漸裂漸足之錄帙踵事九章遠遊乃徐徐理離騷繁篇長緒亂

未敢率爾之故既竣而遠遊繼之遠遊之意與句多與首篇之騷近緒綜於得一例通於知二也卜居漁父以其顯淺而註姑置焉天問之姑置又以其淆雜難註留賣後勁分計告竣之候九歌九章竣於仲夏季夏騷經遠遊竣於初秋仲秋補所姑置則卜居漁父以季秋之朔一日而筆獨天問未之及其中作而輟輟而作凡數端當九歌之初拈偶自遣愁耳未嘗以示同黨亦未嘗預計曰必成全書促之使作而勿輟者則方密之也密之新第尊人仁植公先余在獄因入省偶過余室見片楮塗竄紛若蟻屯竭日力既之大叫得未曾覩且云生平受業於師同鑽研久顧榮未暇披乃於茲地逢辯委哉嗣遞入軌遞過問新箋若何逢余輟筆諄諄囑曰此千古大事願勿休以是得底於成成之不能速曠費時日則以諸紳之往來及與同黨葉潤山言詩間之也繫之中自九卿以及初命罔一不備彼此互訪故晝多輟繇夏終而秋

初胥然仲秋潤山作秋懷三十律每一律就夜叩余門商搉於隻字之間十數易乃去則夜復𢿱余亦繼賡遂以詩之作為騷之𢿱焉其見余作而太息於天人之際者石齋先生也正值研註騷經石齋偶相過頗慼曰是殆不祥之書哉少喜讀是動輒擬之以此不諧於昔濁迨今為宜岸魁子又矻矻註之耶余嘆曰既同入獄矣夫何諱何避焉五經均勸人以忠孝凡書皋非祥也安所得阿世之祥書而讀之石齋頷之而去其慼之始𢿱而勿作者同年黄東厓也諸篇既畢擬以秋抄專力於難註之天問頗抱疴羸甚知交閭者僉咎著書東厓尤為忉慮貽戒爰閉天問於篋内披哦架上佗帙竟歷三冬不敢復為全騷計蓋作𢿱之情鄭人事所屬於是備矣其在人事之外似感余作又似畏余作者獄中之嘯鬼也入秋以來每至更靜析鈴道中鬼輒悲嘯風雨彌慘往來於同繫之屋後聲聲不絕將及余室一二人則輒寂既過復

如之余或拈筆或諷誦或卧不能寐夜夜悉焉嗟乎以余之不獲諂於世而獲尊於鬼感耶畏耶鬼實欲言其如余之騃才不能以獄鬼續山鬼奈何臘初釋獄閤春入淮為前後令偕丈夢韋坐聽編戶之競輸復届端陽催補天問羣謀梓行則淮上諸門人也洪仲夏之月補註始就又歷次年梓始就因錄三年始末以冠之騷譜也即余他時年譜也嗟乎羅織者以為鈎黨之禍而余乃藉為著書之福幸甚至哉河臣題參在余尚未出獄時指摘後令逾稱經余所代前人追補未半者又復移借非為余發閤臣票擬謂黨獄之人不妨受過庶俾後令未減乃皆牽余余亦藉以栖遲淮土士民紛為饋遺發宣其撫字之愛迨無所累併得補註天問炙登剞劂豈獨余之重幸實騷之幸天下事固往往不可測如此是時同黨漸次賜環矣上官大夫或讒無緣再屬不祥之書轉而為祥斯則世運之幸也

國朝富鴻基送閩浙總督趙廷臣序

國家自定鼎以來化理翔洽二十有六載矣復辛賜
祖沾濡六服而吾閩獨勞止莫恤雁戶未歸豈承運
自然之數抑屯膏有待也蓋吾閩枕海視淛為衝島伏
鯨鯢城布營壘兵民雜處侵漁日滋遂致土著之餘
如洗無水　天子親政聿新庶事遍求海內疾苦乃
以吾閩并屬之浙總制趙公　天子若曰爾尚有積
勞於滇黔以祇席余邊氓是用畀爾淛爾能有大惠
於淛淛安之茲并畀爾閩爾其以惠淛者惠閩副
朕意公閩　命策騎由天末度仙霞屏撤騶導樢而
與僮弃櫝食以隨日午猶傳舍治一餐不費有司供
路遇耕者樵者班白而傴行者老婦挈瓶汲者唐郎
閭負總而聚語者輒呼問之曰閩苦餉正供之外催
科多名民以田聽兵餉所收不能十之一願弃田立
券於道無受者曰閩苦傜常調之外脅隨賂輕重定

三島動輒百千裹糧不計日多道殣曰閩苦榷石頭方山數里一津皆倚兵為津主物踊貴即曰鹽餉斗十文耳今百者二曰閩苦降弁弁既粟民粟廬民廬而又蹶財切假餌民餌民婦餌民子女因餌其身曰閩苦蠧役役以官媒以兵媒而因以蝕民蝕帑官既借兵利羨餘自為媒而兵復借役擅贏縮互為媒民不能勝閩幾墟閩苦蓋如此公領之去乃知為總制也公奉　朝命偕都統藩鎮議處置降弁應調發者區畫各得其宜井巷用疏市肆以平雞犬有聲乃檄郡邑曰　國家念閩未解兵歲銷司農金錢一百二萬有奇足閩粒奈何更糜民又檄郡邑曰　令典驛馬非奉夏官符不得應奈何以民為馬檄於軍曰由　京師抵閩稅關可屈指計乃蕞爾閩而人自為關人檄於軍曰爾民衛也而乃民厲更誥諸長吏曰若不子若民也而子若蠹若且身為蠹焉其奚以吏若民數月之間耳目靡局稗政悉薙不特薙其稗也

且易其農焉凡所奏請更置　天子久亮其公忠必授　俞旨温如也境内一旦焕然改數十年之觀如彼旱魃大雨斯沛如彼雾翳旋日斯麗如彼道暍樾林斯蔭焉於是殘黎樂更生戀鄉土農歌於野曰今日予犢兮明日予牧兮以無子爾肉兮商歌於塗曰抱布一丈兮得尺五載麥一斛兮得半斛今日何日兮無市虎村墟婦子典釵珥治酒耩歌曰一畝田收十畝穀不給縣前一夕宿今日何日兮收我雞鶩而諸薦紳士子羨淛人之早得公而復自幸與淛人共得公也引洞酌篇曰浥彼注玆可以餴饎又引爲民篇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而余閩人也閩之不勝慶憶鸞斯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邦之父老子弟乎然而余非止爲吾閩慶也爲　國家慶也敬南向頷手再拜攬筆爲之序

薛鎔百苦唱和詩序

臣子事君父賓客報知己義一也事濟否與身存亡則有天焉潘陽范公被　命督閩閩藩畀志久公至未幾變起而公死錫山嵇子留山會稽王子幼譽華亭沈子天成與三山林子遂菴為范公識千百人中禮遇于幕范公死嵇子王子沈子與俱死死以臣子以賓客不同無愧于君父若知己一而已遂菴幾死以年老又閩人不為所忌且念九旬母在因詭言賂得免計公家與在幕五十餘人無脫者惟脫一遂菴此則天也當公之被錮也守卒百人遂菴諸子之被錮也守卒六十人各隔絕莫通乃卒中一人獨周旋公側及往來諸子間于是嵇子作百苦吟寫禁中狀及其憤鬱欲飛之情而遂菴與王子沈子和藉卒以達公公亦和示四子共五百篇孤誠壯志聲中嗚嗚儼爾血光對眼出肝膽規畫于一圖若交懸勉待有為然者既三載公與諸子死遂菴出是詩及公所著蒙谷自序嵇子所著續離騷雙報應嘻笑怒罵諸劇

一時傳誦至泣下如親見公及松子音容者是公與諸子雖死不死也詎實為之歟且夫公之未濟是事也人異其議矣迺吾嘗覩公治浙愛民若保抱應務若神明及莅閩兩月馭將治兵輯吏奠民紀要頓張歡聲雷震設當在浙　命下時即疾赴閩逆謀未集權勢可收掣兩協練綠旗割其芻糧器械杜山冦之盟絕奸宄之路彼知無援計莫可施即不調回　京師亦懾心拱手俯伏而不敢動至往返　闕下數月到閩彼既集我乃方鮮西逆蠱煽民志驚搖一發遂裂嗟乎豈天靳公以全閩之功抑閩當塗炭必故摧之而後定耶此則天之不可解者也迨大師入閩南方帖服　天子念公忠　特旨拾公蛻莫知者越數旬有自言知蛻所在問為誰則曰我前守卒許鼎是也常左右公問來何遲曰我從大師南征方歸故遲耳因以證邃菴邃菴熟視曰誠然百苦吟所由與公唱和者賴是也于是拾公蛻某所報　命許鼎同赴

京受千金賞以歸嗟乎假非許鼎則公蜕何收非蘧菴則百苦吟何得此公所以蒙難一時而償千古不偶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吾願爲臣子者務殫力以報君父利害生死則聽之已矣不盡人事徒委天自解免毋乃誣與推之客報知己亦奚弗然百苦唱和詩俱在宜反覆而深繹之哉初公來閩時介于蔡僉憲以書幣屬王君龍泉徵予予方讀書江右雖赴命未及知己之感不忘也因與蘧菴同寓禹航詳其事敬臚數言于諸公之後

林侗李忠定公新舊年譜合刻序

每讀宋史有二大憾事亦天下人心所同然抑余將致私恨於其閒者何哉葢景德澶淵之役眞宗不專任寇萊公而惑於王欽若之小人不恥城下之盟契丹得飽颺以去更爲孤注之謗萊公卒死放地此天

下之同憾也順治庚子歲余侍親令於秦嘗過下邽萊公故里拜公祠後家大人擢守開州為澶淵舊地州署為真宗駐蹕處前麗譙額曰披雲樓亦當日所命名謂契丹既退如披雲霧覩青天也又前為迴鑾碑勒石記功誇張盛事此欽若諸小人所為不足深論州署東有萊公祠蕪沒已久僅存北門鎖鑰石坊家大人欲待期年後鳩工庀材勒畫像而新俎豆艱歸不果悠悠數十年每念及未嘗不喟然興嘆也靖康建炎之際徽欽二帝於圍城危急時稍知用李忠定公敵退事平即貶竄以去至於宗社不守父子俘囚高宗始悟呂之為相僅七十五日又不能與黃潛善汪伯彥諸小人同立於朝及秦檜主和議三經謫遂忠定終而宋遂至於亡此又天下之同憾也公闔邵武人葬於侯官桐口大家山距會城三十里康熙乙丑春聞有毀公墓而盜其石者隨與陳叟發曾家弟佶走謁墓下墓甑砌幸無傷為荊棘故掩而墓外

之石已盡發閩舊有享堂公手勒二帝賜誥勅列堂中明季燬翁仲石獸立水田間心傷者久之里中諸李氏多自託忠定公後予詰其何以不能守先塋因訟盜於官得全餘石翦荆榛復祀典由是鄰人士始知公墓去會城不遠也因出公文集讀之集固不全竊怪其無年譜乃以公弟奉議郎綸所作行狀三卷參之宋史訂之詩章編為年譜上下兩卷吳門諸君謂宜梓行戊寅夏嘉興朱彝尊先生至閩云於內府錄得忠定公全集有年譜然無若君之詳核有據盍併梓以傳遂以內府舊本遺予已落其首頁次頁首行所載始於哲宗元祐七年壬申公年一十歲則亦以宋史卒於庚申五十八歲為繼也與予所編事有詳畧惟年差一歲其莞於叔弟之居與樛嚴精舍為不同耳因併錄之其梓行與否則視吾力若何耳若夫公之忠勤大節抱伊呂之畧而不能建中興非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於潛善伯彥輩何尤焉黃潛善

亦閩人予已已冬有事洪塘至一山村有村農迓迎道左狀貌怪詭謂予曰諸山皆吾家物予曰爾何人乃有此曰吾祖宋丞相黄潛善也舊居為丞相廳國朝初燬於盜今子孫衰微僅存數人予愕然曰潛善尚有後乎爾祖墳安在則云在小箬山中翁仲石獸猶存吾嘗一至其地後人將不識矣嗟夫潛善之生亦豈偶然一潛善已足以覆宋之天下况復繼以秦檜侂胄諸賊哉附記於此見君子小人之進退即世道升降消長之端夫豈一身一家之事已耶

書

梁虞寄諫陳寶應書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

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奇沈痼彌留惝怳將盡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冐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審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詞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仗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誅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畧推赤心於物者也屢中文詔款篤慇懃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

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游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銳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在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保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氷泮投身異日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人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籓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

加叙擢至如佘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顔等悉委
以心腹任以牙爪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釁非
張綉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
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幷兵一向匪
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
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
生亟經摧衂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
黄子王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首鼠兩端唯利是視
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鋭驅馬深入繫馬
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
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
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
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
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
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没相尋餘善右
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

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深安背向為心脩眄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頴顒連城數室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豈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佽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閫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凡預宗

杖旹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藩服北面稱臣者乎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敝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息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如薺

宋李侗初見羅豫章先生書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敎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攷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

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大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袂篲以供掃除幾年於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

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絲布之温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誕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絲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其業孳孳矻矻為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為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理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即無住以

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坋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為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為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接物而與之為春未占而孚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授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啟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侗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陳瓘與曾布書

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

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禍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咸所贊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廢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辯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勑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政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故之進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權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

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内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坐視天下匱竭而恬不加意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璀此緣禀事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為道揆之地璀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乃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强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敗壞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為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璀有薦進之恩璀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覺之言冀有補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

與不負在璀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
行其志去就得而奪之乎璀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
肯乞奏知來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
察則璀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璀得牽復人主察
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毋慈子孝主聖臣
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
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脇
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
者果在此乎璀前言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
者閣下必有以處璀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
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奬勸之恩至深
至厚璀欲捍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
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
察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璀不敢供要職重取煩
言又不忍嘿嘿而去
惟閣下留聽幸甚

朱熹答鄭自明書

畧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斂衽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辯知畧亦非人所能及不知比劉元城陳了翁輩何如耳上聖聰明闢納如此一旦感悟去亂輩如反覆手爾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補郡情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朝其所以動悟啟發者決不但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奸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蓋今日之病

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效則其他小小之症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所用以攻病根之藥亦欲一既雜治他症而所用以攻病根又未免互有得失病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效今其可瘳乎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衰鄙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和感時論之至此不覺顛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彼天而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進德修業乃異日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已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為恨也熹之出處不得為時輕重諸公幸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中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乞閒此於進退固自以為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為何如但中審狀中

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差謬詣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為籌度留數字於會留處今尋的使附來見教為望或不必然即依常格寫去也李士文之文字果使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修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出處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不求長進了荊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引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其人非所以為國家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讀史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陳淳與趙寺丞論淫祀書

淳竊以南人好尚淫祀而此邦尤甚自城邑至村廬淫鬼之名號者至不一而所以為廟宇者亦何啻數百所逐廟各有迎神之禮隨月迭為迎神之會自入春首便措置排辦迎神財物事例或裝土偶名曰舍人羣呵隊從撞入人家逼脅題疏多者索至十千少者亦不下一千或裝土偶名曰急脚立於通衢攔街覓錢擔夫販婦拖拽攘奪真如晝刼或印百錢小榜隨門抑取嚴於官租陰陽人鬼不同途鬼有何說欲人之必迎人有何見知鬼之必欲迎凡此皆遊手無賴生事之徒假此以括掠錢物憑藉使用內利其烹羔擊豕之樂而外唱以禳災祈福之名始必託鄉秩之尊者為簽都勸緣之銜以率之既又挾羣富室為之羽翼謂之勸首而豪胥猾吏又相與為爪牙謂之會幹愚民無知畏禍懼譴皆黽勉傾囊舍施或解質舉貸以從之今月甲廟未償後月乙廟又至後月丙廟丁廟又復張頤接踵廢塞向墐户之用為裝嚴祠

宇之需擬仰事俯育之恩爲養哺土偶之給錢旣衰集富衍逆恣爲無忌憚旣塑其鬼之夫婦被以衣裳冠帔又塑鬼之父母曰聖考聖妣又塑鬼之子孫曰皇子皇孫一廟之迎動以十數像舉輿於街中且黄其傘龍其輦黼其座又裝御直班以導於前僣擬踰越恬不爲怪四境閭風鼓動傚爲俳優戲隊相勝以應之人各全身新製羅帛金翠或陰策其馬而縱之謂之神走馬或陰驅其篙而奔之謂之神走篙男女聚觀淫奔酣鬬夫不暇耕婦不暇織而一惟淫鬼之玩子不暇孝弟不暇恭而一惟淫鬼之敬一歲之中若是者凡幾廟民之被擾者凡幾番前後有司不能明禁復張帳幕以觀之謂之與民同樂且賞錢賜酒是又推波助瀾鼓巫風而張旺之至於朝嶽一會復鄙俚可笑嶽泰山魯鎮也立祠於諸州也何因國朝以帝封之帝以氣之主宰者而言非有人之謂也而人其貌也且立後殿於其後也何謂自開闢已有是

嶽而以三月二十七日為嶽生之辰者又為何據閩境男女混雜晝夜朝禮入門則羣慟謂為亡者祈哀以為陰府縲絏之脫慶侍者亦預為他日之祈謂之朝生嶽自以為報親而不知其為辱親自以為修善而不知其陷於惡與前迎鬼者同一作皆蠹害風俗混亂教化之尤者也某愚區區欲望台慈特喚法司開具迎鬼諸條令明立榜文并朝嶽俚俗嚴行禁止仍須布諸鄉下邑而齊一之於以解人心之宿惑而有風移俗易之美省民財之妄費而有家給人足之道實為此邦厚幸

陳淳與傅寺丞論淫戲書

某竊以此邦陋俗當秋收之後優人互湊諸鄉保作淫戲號乞冬郡不逞少年遂結集浮浪無圖數十輩共相唱率號曰戲頭逐家裒斂錢物豢優人作戲或弄鬼儡築棚於居民叢萃之地四通八達之郊以廣

曾觀者至市廛近地四門之外亦争為之今秋自七八月以來鄉下諸村正當其時在在滋熾其名若曰戲樂其實所關利害甚大一無故剥民膏為妄費二荒民本業事遊觀三鼓簧人家子弟玩物喪恭謹之志四誘惑深閨婦女出外動邪僻之思五貪夫萌搶奪之姦六後生逞鬬毆之忿七曠夫怨女邂逅為淫奔八州縣二庭紛紛起獄訟甚至有假託報私仇擊殺人無所憚者若漠然不禁波流風靡豈不為仁人君子德政之累欲望台判按榜市曹明示約束并帖四縣各依指揮散榜諸鄉保甲嚴禁止絶如此則民志可定民財可紓民風可厚民訟可簡閭郡四境被賢侯安静和平之福甚大幸也

蔡清答當路陳民情書

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隘如今浦城縣仙霞等嶺及福清縣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詑為險峻抑不

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千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枝架其上以渡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披一罅而入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黏帶滿襟裳當時平無事行者無喧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縣民匆卒委棄貲產犇入泉欲從陸行則恐賊伺其隘萬一無生姑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舟小不足任載胥及溺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端諸葛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為務今職方內地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視為度外設使溫文進輩稍有黠鼠之智不離穴以即平地則官軍雖數十萬其如不得方軌不得成列之徑路何恐亦未能剿絕如此之易也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者犯涉艱危亦有司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

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諭當地大姓或照里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路如旁岸之徑原用木度則去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闊者或架方橋於其上又善矣其木石則取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刋之焚之使獸蹄稍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令之大姓家有餘貲而濫費於淫祀何限此等在在有之若令舍彼為此督諭有方益未必不惝然樂趨也未必皆勞鞭箠也如民力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為大助

明郭造卿與將軍戚繼光言指揮使童乾震死事書

閩苦倭久矣藉明公一鼓而殲之俾復見乎太平幸甚因追念往事孰司封疆而令荼毒至此哉乃有為封疆死而湮沒不稱者心甚憫焉歲乙卯倭陷海口且閲月鵂兵數千無敵以一矢相加遺泉州指揮童

乾震奉檄來獨提兵出屯於里尾距海口十里許誅
茅為營不入民舍與士卒同卧食每日請戰輒為尹
參將劉備倭所阻至賊攻鎮東亟甚乃涕泣固請援
之約尹劉分三道薄巢以觧其圍童當中先發尹故
以酒遺劉遲發而陷之死時童交鋒舉砲為號賊有
號萬人敵者童手斷其臂賊氣奪因連斬數級生擒
者二久之二道兵聞砲不援賊偵知之遁而復戰童
部寡不支且却且戰至覆釜山麓謂所部曰吾世受
國恩分死於此矣爾曹速去無俱斃也部感其義不
忍離因搏一賊踐而刃之為反刃中勢以死時兵五
十耳自巳至申死者二十五人次日部下舁屍至邑
門外士夫弟子員慟哭而賻之還其喪行路皆為流
涕壯哉丈夫所謂忼慨赴敵感憤亡軀恥戰陣之無
勇期滅寇而朝食者非耶顧碧化猶丹而英魂靡托
孤忠未弔而故老咨嗟此烈士所以褱心而望風為
之歔泣者也若海口鎮東實其死事地祠尤不可闕

涸於夢中談之幕府豈其精愴相感而當血食於茲區耶宜檄下泉州徵其死事故實達之兩臺為請賜廟庶抱忠者奮激而興也

周之夔上章司理乞止上司勸借及海務書

人情洶洶不逞之徒乘上司勸借之令千百成羣要挾富室不得不俛首捐糈此非有嚴示維之於後則遠鄉去官遠者魚肉更甚也要以閩中原仰上府及海船米相濟今海寇充斥船米不來上四府各各禁糴米又不下加以數年水旱不齊稻皆半收富室蓄積僅足自支果非藏匿高價今自此一借之後上戶中戶囊並如洗矣距新冬尚三四十日倘他米不至官無處法刁民借之又借富民應無可應亂在旦夕矣況鄉村不齊假令每鄉並有大戶猶之可也如彼鄉中飢民多大戶少如之何又如並是飢民無一大

戸更加之何況所借者不必貧大率素無賴力能倡亂者耳無上司之令已自耽耽思逞有上司之令適足以增長其氣勢耳名曰借之實徒與之耳更可哀者環海之民其地非瘠石則淤泥原無寸粒寸菜可恃自有生以來並倚入海捕魚為命也今海賊在在動即遭殺遭掠生路既絶比鄰又無上戸可借良者責妻鬻子之外有待斃而已不則走而從盜耳近郡之害如此環海之害如彼内之加餉加派不已外之海報日再動揺富者人人自危貧者人人思亂欲索國之不亡不可得也即以紅夷一節言之使接濟之禁早嚴則紅夷經年坐困食盡當自退也今也海中小寇到處刼掠以濟之吾奸民甚盤内地米以濟之名曰彼鋭大難敵然火藥亦吾奸民市之也真紅夷實不下二百餘人大半皆海賊為之奔走恐嚇也紅夷與倭為一紅夷來則倭當繼至困紅夷絶呂宋則呂宋又有後患澎湖者淡水所出也凡海上出入者

到此必取水紅夷據其水利則他夷皆當與之結好前者言折城出洋皆虛詞耳城實未折也船實未去也小夷四五船挾市而受其恐嚇至此假令彼舉國而來當如之何琉球貢使現在倘知吾國虛實以情受日本而日本踵紅夷之求市也當如之何某意救荒却敵當宜別有策一一惟奸民之是殉何可令衆庶見也士大夫宜言而不言畏得罪也小民無繇自言於上畏撓令也嗟夫事已至此某何惜以奄奄欲死之身聞為台臺一言之乎伏惟台臺以天地之心埀水火之救如何從中上下維挽使閩緩旦夕之禍而朝廷稍無南顧得畢力於奴酋於黠蜀豈惟閩哉

國朝陳常夏與王太守論保費衙役寇盜三事書

漳民死於流離死於飢餓死於盜賊總為藉糧濫派又有保費繁苛吏畨酷虐無時休息官府尊嚴但稱

急公二字衙役鷙險重以欺冐百端使殘黎號呼無所控訴惟弱者填溝壑黠者附綠林也至於包保蔭保則害遍於窮鄉其事又牢不可破公祖父母雖知之而莫救之縈宗陳兩憲伯明示嚴禁竟不得着實舉行意清平治源之道固有在乎原夫耕種之民輸納國課市肆之民答應官辦此古今定例無容改易漳自乙未破城市井邱墟王師初臨既無里班可輸錢糧又無鋪戶可辦物件一應軍需器用服食諸項不得不派諸寨及地方稍靜民還舊居無奈漸派諸保後安恬日久錢糧之額徵派十倍而行家大賈頗獲奇贏若使糧餉取於里班物件徵諸鋪戶凡杉竹油鐵及服食器用之物鋪戶按月輪辦官長照價給發民安其業而官亦賴其用不亦率由古制無所偏枯者哉乃商賈之家多所倚傍官府承意不敢以行戶相待而奸胥蠹役視村民為奇貨設有保貴名目遂使官不論文武位不論尊卑物不必土產事不必

公幹兵丁差役硃票入保先索差禮轎錢次必設席待飯稍拂其意鞭撻細吊或死或傷莫敢聞問一日之間票十餘事一室之內差十餘人鰥寡孤獨無所丐免逃遁死亡烟火為空而折價之事起焉為利日深搏擊不窮其大者如糴米豆買杉木等件估價収銀闔鄉為之傾家其小者如取柴炭牲果馬槽截刀之類所值尚微而差費輒先數兩甚至各營鍘割青草沿鄉折銀難延一刻而蔭保之說興焉而包保之利動焉益漳民疾苦奔走於錢糧之濫派既日不暇畧矣又重以保差盈門逆刑峻法縱有金如泉亦難當此雜嘌也故依傍勢力年納保穀數百石名為蔭保或賄囑胥役月納保銀數十兩號為包保其初稍得休閒尚以為便迨年年復一年民力愈竭民命就殲耕種所収但入蔭保者之手至田主不能取半粒以納官租負販所獲隨供包保者之家至婦子不敢市半菽以謀釜甑今盜賊廓清諸事漸息在保中可無

雜費而蔭保之穀包保之銀終不能免通漳計之逐年所耗之穀至數十萬石逐年所耗之銀亦至數萬兩其於軍需國計無裨絲毫徒竭百姓之身家以肥權貴奸胥之橐橐有心者可不為變計哉其於癸卯年赴部臺公呈蒙部臺問保費為何物則保費之名天下不經見明是漳中特設者竊謂革除保費之名便可省包蔭之害也近聞泉州劉太守於各村設有循環簿其日某兵丁某差役下鄉索取何物奉何票答應何事皆着膽明簿上於每月三十日將簿送府即於此月初一日會公衙門將簿查看其詐冒多索者隨有紀法民咸稱便某謹將二示抄閱未知漳中亦可倣而行之乎黨保保費既革而蔭保者徵穀如故則明公亦不須與權貴為忤也但查一保之中必有奸人為權貴之線索抑勒細民以助桀惡拘提一二立置重法地棍豪右亦當斂手矣又何胥役尚敢自私哉此令可行是一年之內留數十萬穀於民

閭富庶之風拭目俟之救度殘黎端望於新政伊始苟能清本澄源其效亦易見者也凡胥役多狡獪者為之故天下無循謹之下人但視官長柬法有章耳約而論之在於生其所畏也原胥役之在衙門其本官得以法治之上臺得以律訪之其鄉民被害者亦得以事實告之故往年胥役鷙險未盡縱横則以衙門長在無别路為之藪澤無强徒為之應援而一經院訪性命垂斃其心恒惕惕然恐有三尺隨其後也夫三尺即不及之而尚能使其心懼之豺虎之性亦覺減一分矣今權貴鼎盛所在薰灼差役横恣驟傍私囊隨投入權門充買員職威勢日尊坚牢不破後輩沿襲奸刁百出有今日供牛馬明日遂欲投刺相望者本官且不能自保何論細民哉而偶為訪犯只追賍銀無施重法故各衙門會約凡值訪犯通合衆力鳩金相助稱完之外逍遥如故況今之所被訪者多係畧取一二以備故典其巨奸劇惡未嘗一問姓

名也為胥役者安往而不得橫恣乎癸卯年蒙李部臺嚴禁蠹役規避著令本衙門効勞不許別去部臺寬厚日久雖禁示嚴切而奉行者希令積習太深老祖臺亦豈能一旦革易之但根本不清諸法俱亂天下皆已光華豈漳屬長為昏黑哉姑以事件論之漳中為害最大在糈糧在索保思濫派固係糧房而府胥亦與有責者原各縣派粟派夫皆當開報米石總額及公事合用總單申文到府房科稟官批下准派及事完之後又復造報開銷此上下相維共知法紀故無濫混之慾也近各處衙役朋比作奸將派之時胡亂申文並無總額開單申報及比追之時催督勒完並無狀單給與存炤以至混狀之後玩忽上臺並無支銷全局算明是以欺匿米石科斂無度民窮就死莫之省憂老祖臺留心庶務憲法一新乞嚴飭該房通行各縣凡應派草穀等件各炤舊例將本縣總額及應派公用若干炤米均勻申詳報府批允到縣

將文書內事件掛示開比其里班業户遇期稱納者不論多寡給與官票如納銀無票者准里班業户赴臺呈告即提經承重處比完之日將給發何營文銷何事拖欠何户造報開除文册申臺查驗庶規條尚在上下皆得相通乎至包保之獘府縣胥役皆是一則累而上之衙門愈尊則役愈肆而所包者倍侈論包保之害固視蔭保者畧輕然使胥役無故而受窮民之金非所以為治也而復有府差到縣之事往年府上差役向各縣取物縣官當堂給賞不過數錢之閭自齊公祖厚寵衙役行票赴縣自拘里班索禮至十餘千日費皆定千錢且今日票取明日票催一物所用差拘疊複如海澄縣取紅紗紙僅僅二兩之數而差費直至十八千錢計銀三十五兩有竒矣沿襲成規虎狼塞道是兵丁差官管圖保差而外又多此一彩民力幾何能消受其刻削乎而又有詞訟買票之事漳俗好競獄訟繁多差役買票於房科皆費十

餘兩提犯開票先索貲本至審完結局以家貲為輕重若能設法輪差不許赴房買票且定犯人送差之禮酌在何數此雖細事然所以留百姓之膏脂者不可謂淺鮮矣而又有私刑之事原各衙門差役拘提民犯輕則繩之重則鎖之跟其赴官齊候審鞫耳未聞官法未加差刑已爛也今日大衙門太多兵卒差官動細細民吊之拷之隨其生死府縣衙役遂依此例凡開票之時即狠力吊細送禮滿願徐釋其痛入城之後未許見官另禁私室酷虐百端哀號莫救積弊有年亦不以為怪矣而又有混拘之事凡涉錢糧並無奉票亦不拘欠户憑其已意散拘不相干戚屬或責以代賠或難以跟要有同至縣庭者立稟本官重加鞭朴此風日熾村落如沸而混拘生員吏為得計生員非甚飢寒猶欲稍存體面不敢赴官日求解脫而混拘婦女尤為長策婦女不堪撻辱其親鄰必竭身家以相勸留總為官府不察但知糧務為苛急

之門胥役太横日以拘累為財源之計完欠無分控詐無路不知長此安窮也或謂漳中勢禁力格積弊如山雖廉范再生無着手處某謂勢家兵士法紀不得而問之若胥役日供奔走豈難行我風規者明公綱紀全部似當定為憲法使十邑奸胥皆知怖畏不但府中數役矣

古有勸農之政貴五穀而重耒耜是以盡四海而成桑麻也夫上之所貴民相與貴之上之所重民相與重之教化之效捷於應聲今漳中繁有盜賊將勦捕削除之乎民有相視而笑耳以某年少時所聞身為盜賊者嘗懼人知之也一赴公庭刑罰有加焉故雖有奸徒尚思畏忌也今劊人之肉割人之腹苟命駕出山視都閭為等閒列肆販賣若究然自稱巨寇惟恐冐巨寇之不真耳且膏粱子弟其足跡未嘗一至山椒意之所至混報入冊閭上臺亦稔知此情而故為寛大諒是濟世别有深心非淺人所能深曉但見

功名富貴世所豔慕不可必得者至漳中而如取如攜揮戈作賊青雲在望詎能淡其侈心哉加以胥役不法糧保繁苛村落已虛而敲朴未厭負販細民空手哀號生涯阻促則飢仆載道夫前或為勸之後或為驅之矣愚民擾擾何能深思大義乎幸部臺出示嚴禁不許山賊招撫漳中宦途頗塞其半又蒙王提臺遣員緝巡不許兵士搶奪市井窮户漸得生活然嘯聚不軌之徒猶所在見告則以風聲俗習入人之隱未可一旦革易耳夫移風易俗真良有司之事也一省之柄在於部臺一郡之柄則在良刺史矣以郡城言之北門十里而外自倒亭以至福清達於北溪地方延袤百餘里皆弓箭長刀森列宿莽南門十里而外自蓮花以至程溪馬坪地方皆掠寨屠村烟火絶斷長泰則明火刼於縣前鄉村之中無夜不殺數人南靖則縶人直逼郊邑五里之外廬舍盡成邱墟平和縣南勝五寨屠戮殺命焚燬十餘家此五月間

事也龍溪縣十一都夜刼文村自遺弓箭籐牌於道次早横行無忌來索原物此七月間事也蒙兩鎮遣將驅除福清一帶頗聞耕耘南勝諸村亦屯卒伍但革面革心經理良法當有出於勦捕削除之外者愚生管見固不足以知之而哀籲之誠或自忘其迂鄙矣今與明公約畧言之竊意治盜之法其先在正風俗乎數年以來盜賊充斥無掃蕩之威又欲使村里細民拱手而受縶維或愚民無知有禦寇殺寇者即認為某營兵士沙石為之飛走草木為之崩摧賊勢日張賊黨愈盛轉相接引傾動耳目明公欲還醇反樸似當煥然一新使村落之間自堅守望禦賊者無罪殺賊者有賞百姓共知為盜賊者亦官府之所惡也則意味漸薄庶幾不戒自戢哉又其次在清家甲乎昔日為寇者或適身瀚海或結巢深山今乃安處室廬之中婦子如故也耕桑無改也而黨與聯屬星羅棋布傳集頃刻屠刼千家若以古者保甲之法行

之鄉里之中便自相覺察矣此輩何所容其縱橫哉其法著每家各設木牌一座𦔳係某縣某圖某户里班户丁據實造冊互相保結並無逃糧避役潛蹤往來等情保長具結於約正約正具結於本縣約束有條賞罰不紊不特走險者無所潛蹤即逃糧者亦當還里也又其次在禁私屠乎屠沽為細民之業官府所以通貿易列市肆使熙熙者獲尺寸之利而慮其有缺也然至椎牛一道專與盜賊相為表裏盍牛非出諸賊手則獲利不深自權力之家開設屠市奸兵黠民多刼牛畜以應之失牛者雖知而不敢問其黨日以繁其事日以興是萑苻之輿區不在山澤而在郊原市井之内也若將官不任屠殺則四郊之外皆無鼓刀以行者即或聚而剽刼亦遲回觀望蚤夜鼠伏豈能呼吁儔類取人家篋篋如自探諸奚奴者哉又其次在肅營伍乎今之列炬數十掠厚貲而滿志者率皆强弓勁矢堅甲利戈夫民間則安有此物也

閭井知之而相戒縮舌即長官知之亦寛容以待夫長此則安窮也某所見十年前之事漳中只有總帥韜斧鉞而不怒其士卒持守法律與營幕相望故村落之外各安其生今窮鄉僻野駐防者棊置貔貅之衆視田畯多數倍焉而焚殺抄掠視為家常茶飯也夫豈情形易識而矩度固難施哉明公近日下墾荒之示讀者感泣矣思盜賊不治則耕耘日散又何能謀開墾之力乎今日朝廷最重盜案而漳郡之事不得上聞以儒生而言及此抑亦罪戾之藪也

陳常夏與馬邑侯書

近讀明示約保不許蔭免都隅欲得均派可謂法明令具救時苦心者也但漳中胥役玩法日久部臺屢示嚴如氷霜而棄為故紙者不知幾十度矣願足下行之堅決使百姓實被恩施馬令竊以催科一事言

之原催科之法以一里長而統十戶丁以一見年而統十里長龍溪比較惟比見年是使一戶而納百餘戶之糧也值見年者管圖索其百金纔肯拘票噫此百金將安出乎昔僅比正供猶可節次追完今雜派十倍於原額徵求多起於倉卒見年所統大者載米千餘石小者亦數百石其中有豪强之家推托無賴貧窶之戶拖延日深見年為累力不能支雖杖斃無益公帑而遂有轉徙他鄉逃入深林者有之葢以百餘石之糧而比於一見年之手即黠銕有術未能答應無差也派額不完吏胥又進多派之說欲以補不完之額因而高下其手互為隱匿謂民間逋欠而實吏胥侵漁矣官民兩病僅以肥奸胥之腹乃復混派於紳衿搆殃於儒類當道無所覺察其實長此安窮哉救今之弊一曰比十班戶長如海澄故事令見年拘各戶長認狀取保次帶各戶長依期聽比使百餘戶齊赴公庭無旁溢之費皆以其力輸納諸官間有

雜派亦令百餘户趨義急公輕而易舉無獨困見年之弊可免逃亡數百輩矣一曰立紳儒户冊如江南故事按都圖之内屬文武鄉紳者即立宦户屬貢監生員者即立儒户比較之日隨其名下責以輸納既不如平日寄户累受寄者之家亦不至派書舞文死於混派者之手功令森嚴人人奉法吏書無所搆其奸險矣自是正供催諸户長雜派亦索之糧書有田者隨其多寡督其供納無糧之人必其窮困最甚者也兵興以來寇賊滋盛民鳩工築寨動費數百金後寨費浩繁至輸金數百求得毀散噫民至不自衞其身計與强盗雜處當事之人可無變計乎愚謂免寨費使民可以避盜躡保費使民不至為盜漳民其稍有瘳也至於山寇縱横迫處郊市戢定之法在指顧間耳儻不尤疎妥當復著而言之

福建通志卷七十